故宮週刊

培基

漢譯滿洲老檔拾零（續）

通婚媾之諸勒貝　天命七年四月

四月朔、齊集山察哈爾喀爾喀來之諸貝勒、上御殿諭諸貝勒各通婚媾上之親家、係卓里克圖之子、鄂勒哲音圖揣爾札勒噶爾木索訥瑪波琫大貝勒之親家、係莽古爾額駙之父子、及岱青之子、白音岱綽爾吉密賽依爾札欽額布根依斯哈布貝勒阿敏之親家、係白興之子清吉爾、清吉爾之子、達賴貝勒蟒古爾泰之親家、係額爾德呢、達賴之子、多爾濟特陵四貝勒之親家、係兀魯特七貝勒之阿空額龍貝勒之長女明安、明安之三子、阿昆班迪多爾濟德格類阿哥之親家、係齊布塔爾貝勒阿巴泰之親家、係莽噶泰之子布當恭吉西爾、胡納克阿金岳託阿哥之親家、係魏徵之子布彥岱濟爾哈朗阿哥之親家、係台吉巴拜塞桑古阿哥之親家、係台吉古爾布西多鐸阿哥之親家、係布達之子思格類、此皆察哈爾之諸貝勒也、因命諸皇子善視之、

致察哈爾教漢部貝勒杜稜書　天命七年四月

初七日、遣使孟格圖持書、示察哈爾教漢部貝勒杜稜書曰、我兩國相安、向如一國、以爾蒙古聽信明國督堂之言、發兵援助、我乃興師征明、蒙天眷佑、所有廣甯及山海關以外之地、盡賜於我、令所賜明國人民、概行薙髮、冠顛以紅菊花頂爲記、乃者、沿邊漢人皆來告、謂屢被蒙古侵擾、爾蒙古若事征伐、宜施諸山海關內之漢人、我所屬之國民、爾何可征討之乎、我今興師、抗拒者、殺無赦、不抗拒者、免其死、遣放生擒者百餘人、爾等擒我之漢人、竟未遣還一人、以相酬報、是誠何心哉、人持相敬之心、則爭心自息、無愛財之念、則貪心自泯、朕以寬大爲懷、今復遣放三十六人、爾等掠取我漢人之牲畜及人口、盡速送還、俟爾從我言、將所擒之漢人送還於我後、再行議和、

太祖諭綽豁羅牛彔六事　天命七年四月

初八日、使圖魯什郭仁往科爾沁、綽豁羅牛彔下之西伯里來告、黃骨島百里外、有船二十七、泊於江岸河港之內、上諭、岫巖河口著遣滿兵一百、漢兵一千、黃骨島著遣滿兵三十、漢兵五百、金州著遣滿兵三十、漢兵五百、所遣之兵、滿漢官員等、務擇其精壯者遣之、此其一也、各旗於輪流駐守之處、務各以本旗人爲官、其城內德克德尼所管之地、有何警信、務於本旗所設官員處探聽、兵丁等僅護衛輪值之主、此其二也、所給官員之男丁、若有給於他處者、則務就其所駐之地方換給、凡有男丁之處、遇有此等情事、皆可更換、此其三也、將邊遠可危、當速收服之處、八旗分任、此其四也、遼陽之人、渡河返還者、兼管該地之長官、妥善查點報告、廣甯之人、則勿庸查點、即賜給廣甯之官員等、此其五也、將滿洲官員之不稱職者、及沒收之漢人、賜給蒙古諸貝勒、此其六也、以上六者、各愼乃事毋忽、

達爾漢等審理國事　天命七年五月

初七日、上曰、總兵達爾漢、侍衛揣海巴都里、督堂烏爾古岱額駙、副將阿泰、參將葉古德、康喀賴、遊擊雅胡、南吉蘭、烏善、備禦胡里、托克退、波波圖、興嘉、魏和德、胡格等十六人、交其審理國中諸事、副將蒙噶圖、遊擊孟古、車爾高、李三、蘇三、阿富尼、多那依、喀爾達等八人、令其將庫中之糧、記取散放、點新來之人口、給以田舍、俾其遷處、此一部分之事也、築城造橋、使所得之人、編作高籬、所擒之人、繫以縲紲、此一部分之事也、查其在橋者之貿易、及凡養育牲畜、送往迎來之賈人、抽其宰猪與牛之稅息、新來之人、派給廬舍、並給以盛飯之釜、砍木之斧、所服之衣、將所得不用之牲畜收養之、無妻之人、爲之娶妻、以上諸事、交與蒙噶圖諸人辦理、查鎗炮哨台、及跟跡巡察、此一部分之事也、交與遊擊執法諸人管理之、盔甲刀鎗、弓箭鞍轡、梯子籐牌、車輛鑿子、舟船砍斧、钁子簑衣、帳房箭罩弓套、各項軍械、詳細察視(接第二版)

公冶長像

（南薰殿至聖先賢像之一）

紙每輯定價二元
冊二卷六角　史料旬刊第四十輯千冊四角　宋元書粹第二輯各四角　天祿琳瑯四庫薈要排架圖一冊每冊一元
摛藻堂四庫薈要目錄一冊每冊三角五分　故宮所藏殿本書目一冊每冊五角
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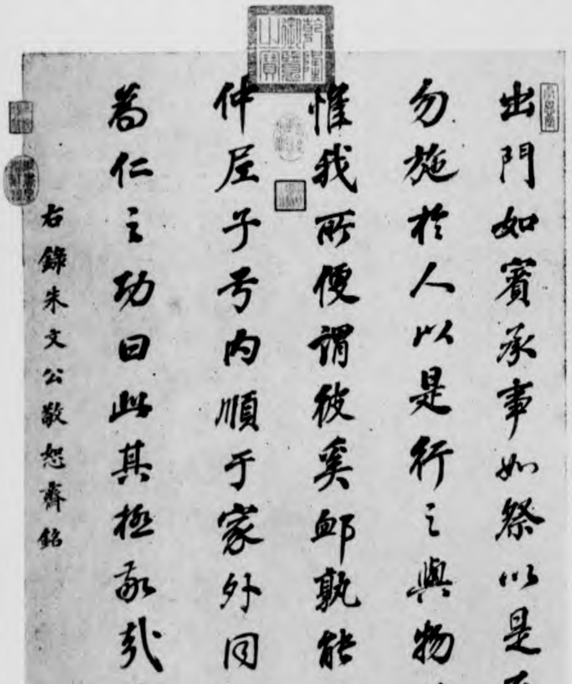
明仇英柳塘漁艇 （小傳詳見本刊第五期）

、使肥其馬、往屯中詢問婦女、查路途乘馬之行人、視門上拴馬之肥瘦、此一部分之事也、交與總兵官、及副將管理、收束極邊之地、查其逃人、令作捕魚之網、及捕獐之套網、以備獵取諸物、遣各處使者速遞信息、此一部分之事也……（原檔殘缺、）

太祖責愛塔　天命七年五月

初七日、副將劉某奏、蓋州北三十里、匠羅堡之前有呼什塔牛彔下僕人、頑寒居焉、合居之漢人、往蓋州來告曰、我之牛爲滿洲耕種、我之身爲滿洲役使、我之妻亦使爲之煮飯、我養之猪、大者僅給一二錢、即索取而殺之等情，控告前來、劉某即使人作滿漢合璧文一篇、以示之曰、曾聞上所定之法度、漢人之牛不許滿洲妄使、各居於嘉拉庫、其糗糧則計口分食、故爾漢人所養之牛、愼勿給之、若強迫掠取、可即來告、當轉告諸貝勒大臣等、置之以法、呼什塔牛彔之僕人頑寒、竟將示文扯破拋棄、並縛其使者……（原檔殘缺）愛塔汝身居何職、何以審我兼管之人、我二次使之滿洲二人、被呼什塔牛彔之光棍、將此二滿人及漢人、欲一並擒而處治、爾牛彔之人、如此不法、爾將何以處之、宜將所使之人、妥差遣還、若所使之人、一次被擒縛、二次又被擒縛、則所定諸罪、爾等何以當之、爾愛塔先使一人、後使二人、將此三人擒之、遣於遼陽、令呼什塔牛彔之人、交與爾牛彔之人、速往取還、（本段完）

清沈荃書朱子敬恕齋銘



原藏齋宮、縱三尺四寸八分、橫一尺五寸六分、石渠寶笈初編御書房藏第十六、素綾本、行楷款云「右錄朱文公敬恕齋銘、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沈荃」沈荃、江蘇華亭人、字貞蕤、號繹堂、別號充齋、順治進士、授編修、累官詹事府詹事、兼翰林院侍讀學士、於民生利病、時政人才得失、剴切詳言、略無瞻徇、爲人經術湛深、喜獎拔後進、工書、晚年得力於米元章董其昌至深、詩秀偉卓犖、其高者出入三唐、卒謚文恪、有充齋集行世、

本院最新影印書畫出版預告

本院最新出版物　宋米芾蜀素帖墨迹　宣紙三元　高麗紙四元五角

總發行所　北平北上門故宮博物院出版物發行所

宋…名家墨寶
以上三種現以付印不日出版

宋拓岳麓寺碑帖　乾隆高麗紙六元　宣紙四元
套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卷　乾隆高麗紙四元五角　宣紙三元五角

上海發售處　上海棋盤街泗涇路口利利文藝公司

清雍正耕織圖之一（入倉）

繪事雜錄（續）

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故事拾遺（續）

謝元深　唐貞觀三年、東蠻謝元深入朝、冠烏熊皮、冠以金絡、額毛帔、以韋爲行縢、著履、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、昔周武王治致太平、遠國歸款、周史乃集其事、爲王會篇、今聖德所及、萬國來朝、卉服鳥章、俱集蠻邸、實可圖寫、貽于後、以彰懷遠之德、上從之、乃命閻立德等圖畫之、

滕王　唐滕王元嬰、高祖第二十二子也、善畫蟬雀花卉、而史傳不載、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書之、及覩王建宮詞云、「內中數日無宣喚、傳得滕王蛺蝶圖」、乃知其善畫也、

閻立本　唐閻立本至荊州觀張僧繇舊蹟曰、定虛得名耳、明日又往曰、猶是近代名手、明日往曰、名下無虛士、坐臥觀之、留宿其下、十餘日不能去、又僧繇曾作醉僧圖、傳于世、長沙僧懷素、有詩云、「人人送酒不曾沽、終日松間繫一壺、草聖欲成狂便發、眞堪畫入醉僧圖」、然道士每以此嘲僧、羣僧於是聚鏹數十萬、求立本醉道圖、並傳於代、

鶴畫　黃筌寫六鶴、其一曰唳天、（舉首張喙而鳴）、其二曰警露（回首引頸而望）、其三曰啄苔（垂首下啄於地）、其四曰舞風（乘風振翼而舞）、其五曰疏翎（轉項毰其翎羽）、其六曰顧步（行而回首下顧）、後輩丹青、則而象之、杜甫詩稱薛公十一鶴、皆寫青田、眞恨不見十一之勢、復何如也、（全段未完）

孤本名劇

鼎峙春秋（續）

第一百三十八齣　周瑜興師（續）

〔節節高〕吳劉共設謀、把功收、生擒亂國奸雄寇、休拖逗、移彩舟、排兵候、隔江鬭智、把賊人誘、機謀算定休洩漏、（合）談笑功成曹授首、山河定教東吳有、

〔尾〕分茅裂土擎天手、腰間殺氣伏吳鈎、赤壁鏖兵執比儔、（全從下場門下場口撤水紋幔）

（接第四版）

影印太平天國文件第一輯出版

本院新出版物

故宮月刊廿五期二元五角　故宮書畫集廿三集二元五角　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共六冊每冊五角　故宮週刊第十

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大洋八分直接訂購在

明周之冕花卉扇　(小傳詳見本刊第二十七期)

牛駄轉花頂鐘　(曾陳列永和宮)

故宮匾額之四十三　(壽安宮)

第一百三十九齣　蔣幹盜書

(扮小軍將官二中軍引周瑜從上場門上唱)【接雲鶴】昨觀曹操水軍雄、張蔡深知水利功、(中場設椅轉場坐科白)覬覦江東聲勢雄、軍如蟻擁與屯蜂、安能允瑁遭吾計、管取曹瞞一旦空、昨觀曹操水寨、進退有法、出入有門、皆得其妙、吾令人打探、乃是蔡瑁張允教習水戰、我心甚是胆寒、我想此二人、深知水利、若使他訓練精銳、我江東何日得安、吾欲先除此二人、後破曹操、不知可能隨吾心願否、(扮張昭上場門上白)特將機密事、報與都督知、(作進見科白)都督、(周瑜白)子布到此何事、(張昭白)方纔巡江小校來報、說江北有人至此、是都督故人、名喚蔣幹、特來求見、(周瑜白)蔣幹、(作會意科白)好說客至此、吾爲張允蔡瑁無計可施、蔣幹此來、是二人削刀手到了、子布過來、(起隨撤椅科周瑜向張昭付耳白)須如此如此、小心在意、(張昭應欲行科周瑜曰)子布轉來、再吩咐軍士、蔣幹盜書逃走、不許攔阻、任他自去、快請、(張昭應作虛白請科仍從上場門下蔣幹從上場門上白)全憑三寸舌、打動故鄉人、(周瑜出門迎接進見科周瑜白)子翼兄、遠涉江湖、途路辛苦、辱承光顧、不勝榮幸、(蔣幹白)賢弟威鎮江東、名揚華夏、使吾輩有光、承荷承荷、(場上設椅各坐科周瑜白)賢兄此來、莫非與曹公作說客乎、(蔣幹白)賢弟、愚兄與你、間闊久矣、故來敘舊、(本齣未完)

辛戎之印

龜紐

貫壽

鼻紐

君岑之信印

龜紐　君當　作李

修蓋私印

鼻紐　修當　作冬